

和美国边打边谈，伊朗靠的是什么？

本报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 本报记者 李萌 本报特约记者 张久

“抵抗经济”的“下限”很高

当地时间6月7日，本轮美以伊冲突进入第100天。也是在这一天晚上，纪录片制作人王明武乘坐了8个多小时的飞机抵达德黑兰。他对德黑兰的第一印象是“运转如常”——当地人仍在照常上班，生活在继续，商店没有大规模关门停业，没有宵禁，大巴扎里也人头攒动、比较热闹，社会运转没有因为战争陷入彻底停滞。

然而，8日下午2时许，王明武所在团队“即刻出发 Action Now”正在一家此前遭袭的疫苗研究中心拍摄时，突然被不远处沉闷的爆炸声打断。当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空袭。“在国内，我们不会离战争这么近，所以听到爆炸声后突然就紧张了起来。我们赶快撤离到了距离拍摄地十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当时，我们不知道下一个被炸的会是谁，也不知道已经炸过的地方会不会再次被炸。”提起那天，王明武还心有余悸。与他的紧张形成对比的，是和他同车的伊朗人。这些当地居民告诉他，近3个月德黑兰几乎一直在被轰炸，所以他们早已用“平常心”看待战争。

当然，伊朗社会维持运转以及民众“平常心”的背后藏着深深隐痛，战争带来的伤害也远不止废墟。伊朗本地向导告诉王明武，冲突爆发的3个多月内，伊朗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大部分商品的价格至少翻了一倍，而工资只小幅上涨，这成为每个伊朗家庭必须面对的困境。当地货币里亚尔兑美元汇率更是不断走低，1美元已经可以兑换约180万里亚尔，这使得当地人即使在银行提供30%左右的年利率的情况下仍不敢存钱，关于“钱更不值钱”的担忧一直悬在伊朗人心头。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40多年来遭受美国制裁迫使伊朗建立起以自力更生为目标的“抵抗经济”，其特点是能够应对危机、保持韧性。作为中东唯一工业部门较完善的国家，伊朗有一定的自给自足能力。当下，伊朗民生问题是很突出，但其“下限”也很高，也就是说，应对危机时，即便“抵抗经济”只能提供最低保障，也足以满足国内基本民生需求。虽然伊朗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但目前没有出现大规模民生危机。

以媒：巨大掩体保护伊大量导弹储备

如果将目光转向战场上，阿拉伯媒体普遍认为，伊朗数十年来构建的“非对称军事体系”也是其能坚持抵抗美以的

编者的话：6月10日，美国与伊朗再次交火，使陷入僵局的双方谈判进程再次蒙上阴影。自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这场原本被华盛顿预期为“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已演变为一场持续百余日的战略拉锯。在此次冲突中，伊朗展现出的抵抗力度和战略韧性，超出了不少西方观察家的战前预判，如英国路透社6月3日刊文称“战争可能以一项临时协议结束，伊朗虽受重创但未屈服”。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表示，伊朗之所以能持续抵抗，源自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原因。经过此轮冲突，伊朗已处于“孤注一掷”的状态，其采取的高风险应对手段目前看来起到了效果，但要解决过去40多年美伊累积的深层矛盾，双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月8日，德黑兰大巴扎内一蔬果摊位正常营业。王明武摄

条件之一。《阿拉伯新闻》分析称，弹道导弹和蜂群无人机构成了伊朗防御与反击的重要力量。这种低成本、高产量的武器体系形成了对美以的有效反制。

但这也意味着，远程火力投送能力，尤其是弹道导弹储量和生产能力，是决定美以伊军事冲突走向的重要因素。伊朗到底保有多少导弹库存、剩下多少导弹生产能力，都是这场持久战中的关键变数。针对这一问题，伊朗政府及媒体并未给出准确数字，但多次通过战略模糊的方式暗示：导弹库存充足，高烈度冲突时被毁的导弹工厂也在逐步恢复生产。丁隆告诉记者：“去年我们去伊朗时，伊朗官员表示他们正积极备战，因为他们预料到战争不可避免，所以在军事生产方面做了准备。也可以看到，伊朗在此次冲突中的确展现出一定的进攻与反击能力。”

美方围绕伊朗导弹库存则释放出颇为矛盾的信号。5月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一份提交给美国政府决策层的机密情报评估称，伊朗仍保有约75%的战前机动导弹发射装置和约70%的战前导弹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6日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伊朗大部分工厂都遭到摧毁，只剩下21%至22%的导弹储备。6月初，《纽约时报》又援引情报部门最新评估称，伊朗已重新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沿线33个导弹基地中30个的作战访问权限，全国近90%的地下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已恢复部分或全部运作。

对于伊朗为何可能仍保有大量导弹库存和生产能力，以色列“Ynet”新闻网4月以“巨大掩体保护伊朗大量导弹储

备”为题报道称，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其修建的地下导弹基地。报道以亚兹德导弹基地为例，称“该基地凿建于地球上最坚硬的一种岩石中，其抗压能力远超常规建筑材料，即便对美国巨型钻地弹GBU-57而言，该材质也是最难突破的屏障之一”。

在政治方面，丁隆分析说，伊朗政权稳定性强，即便最高领袖身亡，权力传承依然顺利进行。虽然新的领袖未露



3月8日，德黑兰一处储油设施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现场冒出浓烟。（视觉中国）

面，但国内也未出现军队哗变等情况。此外，经过此次冲突，伊朗领导层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强硬派”掌握了权力和国家决策，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核问题等重大议题上态度极为坚决，使得伊朗在对美、对以博弈中展现出不同以往的姿态。丁隆说：“以谈判为例，以前只要美国邀约，伊朗基本总能赴约，且态度较为认真。但现在，面对美国对谈判的积极态度，伊朗并未表现得太过热情，反而有时对美方邀约不为所动，对自身谈判条件也没有

表现出妥协让步。”

在地区影响力方面，丁隆表示，尽管“抵抗阵线”盟友遭受重挫，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实力尚存，依然具备一定抵抗能力。

此外，海湾国家相对中立的态度为伊朗的抵抗提供了微妙的外部支撑。卡塔尔全球问题中东委员会的研究报道分析称，美国在战事中的表现正倒逼海湾国家加速防务“去风险”，减少对美依赖。海湾国家保持中立、积极斡旋的态度，实际上削弱了美国孤立伊朗的战略企图，为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外交空间。

从“妥协换和平”到“斗争换和平”

战争持续百余天，伊朗民众对美国持怎样的看法呢？答案是很复杂、甚至分裂的。今年4月，伊朗谢里夫理工大学数学教授扎雷所在的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中心遭美以袭击，他戴着安全帽在学校废墟中网络授课的视频引发关注。他对王明武说：“我作为教育工作者，



3月8日，德黑兰一处储油设施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现场冒出浓烟。（视觉中国）

培养的是服务于全人类的顶尖人才，而非服务于某一国家。即便是战争也应该有规则，而美以对伊朗学校和医院的轰炸完全没有遵守规则。”

扎雷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伊朗民众的心声。王明武与不同身份的伊朗人交流后发现，他们的对美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反美情绪较强，不少人从战争初期就组织或参与和平示威游行；第二类多为年轻理性的人群，持相对中立的观点，不反对美国或美国人，而是反对战争行为；第三类则

对本国政府有较大不满情绪，更喜欢其他国家和外来文化。

“我们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6月8日的表态，概括了伊朗在美以伊冲突百日后的战略姿态。

丁隆分析称，在当前的冲突与谈判僵局中，美伊双方呈现出“不战、不和、不谈”的态势：没有大规模战事，但零星交火不断；没有达成明确停火或和平协议；谈判没有进行正式会谈，进展非常有限。丁隆认为，美伊大战再起的可能性较低，但小规模交火会延续一段时间。双方都有达成停火的需求，只是围绕停火条件分歧尖锐且根深蒂固，比如霍尔木兹海峡怎样开放、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能解冻多少、伊朗浓缩铀如何处理等。从美方视角看，出于国内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美国急于达成协议并从海湾地区抽身，而伊朗则利用美方的急躁心理抬高要价。未来几个月双方更可能就核心关切达成短期框架性谅解备忘录，而非长期和平协议。

伊通社6月9日报道称，此次冲突后，伊朗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塑造了“可信威胁、即时反击、全面震慑”的地区角色，“使用武力的意愿和决心被视为国家生存红线的重要保障”。这反映了伊朗“强硬派”的核心认知。在丁隆看来，过去屡屡吃亏，甚至在谈判时遭受等事件，让伊朗逐渐对美不抱幻想，从“以妥协求和平”转向“以斗争求和平”。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当下伊朗的底气一定程度上正是被美以打出来的。”他说，在本次冲突之前，伊朗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内经济低迷、年初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国际上，新一轮巴以冲突后“抵抗阵线”被严重削弱，伊朗又遭美以打击，整体环境非常紧张。在此背景下，伊朗制定政策时会担忧引来美以军事打击，难免畏手畏脚。然而，这次以色列直接对伊朗最高领袖进行定点清除，美以更是摆出企图对伊朗进行政权颠覆的架势，让伊朗开始“孤注一掷、不再留后手”。过去，伊朗为避免全面冲突，还会在打击美军基地前提前通知美方以避免人员伤亡，而如今伊朗直接用出全部手段——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等。目前看来，这些手段是有效的，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伊朗手中最大的战略工具。

但牛新春也强调，未来美伊两国即使达成某种短期框架协议，也极难解决过去40多年累积的海峡管理、核问题、地区代理人等深层矛盾。美伊之间本质上的敌视与对抗状态将长期存在，两国关系很难发生根本性好转。▲